



樂善堂全集卷十

雜著

讀二南

夫閨門王化之端生民之始致其貞淑輔佐君子然後夫倡婦隨內以閑邪僻而養中正外以施女教而化閭閻易首乾坤書重釐降而我夫子之刪詩復冠以二南其旨深遠矣蓋二南所

以著周初風俗之盛由閨門而達之邦國推之天下者也謂之風者其體制別於雅也繫之於周召者古者陳詩以觀民風各以其地別之故作於岐周封域之內者則謂之周南召伯巡行南國採風而得之者則謂之召南然周召之政教卽文王之政教也文王之政教本之關雎得內助也終之麟趾關雎之應也於是及於江漢

逮於汝墳則國中莫不化其政教矣施於南國而南國諸侯化則鵲巢之詩作匪特人也且及於物焉則騶虞之詩作推而至於行露標梅則南國之人莫不化其政教矣室家之道修則天下之理得夫婦之義正則室家之道修男敬身以率其婦女敬身以從其夫有關雎麟趾之意然後可行周官之法度其語豈或爽哉

樂善堂書集 卷之三
其備五善而事無違行也常棣之華燕兄弟也
疏其所親而親其所疏失其本心者也故其詩
曰凡今之人莫如兄弟又曰兄弟既具和樂且
孺猶恐人之弗喻也又曰是究是圖亶其然乎
既樂兄弟且逮友朋焉曰相彼鳥矣猶求友聲
矧伊人矣不求友生人君以情接其賓客使臣
兄弟友生者如此故其臣作天保之詩以答之

其詩曰羣黎百姓徧爲爾德蓋既頌且規焉樂
而不淫上下和穆醉以酒而飽以德吾於鹿鳴
之什見之孔子曰郁郁乎文哉吾從周言其化
行於關雎麟趾而施及於天下禮明樂備豈非
文武周公之餘澤哉

讀邶鄘衛風

孔子刪詩三百篇以周南召南爲正風以下十

樂善堂書集卷之二十三
三國爲變風而以邶鄘爲變風之首均諸侯也
聖人列衛於首何哉魯衛爲王室之懿親既登
魯於頌矣則其次莫親於衛又有康叔武公文
公之賢是以聖人登之邶鄘衛三國也而所言
皆衛事何哉蓋衛之子孫稍并此二國而一之
耳既并之矣又存邶鄘之名者土風各異其詩
蓋作於二國之遺民者也邶首柏舟鄘首柏舟

衛首淇澳賢侯貞婦有愷悌之德無邪僻之行
作爲詩以自見所遇不同而終歸於正然君子
讀綠衣終風之詩而知衛之無以爲國矣繼以
牆茨偕老之刺興桑間濮上之音作而國社以
亡由是知閨門爲王化之首而男女之際生人
之大欲存焉可不大爲之防哉張子曰周之興
也商民後革及其衰也衛風先變蓋衛卽商之

樂府詩集卷之五十五
地書所謂沫土詩所謂沫鄉也其民爲商紂所
漸染日汨於酒色而不知故雖康叔武公之賢
凱風之孝子北門之忠臣北風之智士干旄之
大夫簡兮之賢人考槃之隱者亦莫挽其頽風
而至於淪蕩而不自禁以是知惡習之易染而
難革也

讀秦風

秦襄公以兵送平王東遷王封之爲諸侯能逐
犬戎奄有岐豐之地君子於是知平王之庸委
舊都以與人而周竟以不振也岐豐乃二南興
化之地其民質其風淳其土厚而水深秦之興
教之以猛驅之以利其疆毅果敢之資足以成
富強而諸侯畏之故其詩如車鄰駟驥小戎無
衣諸作莫不美其車馬之盛戰陣之勇而無室

家之思論秦風者或哀世道之衰或嘆強秦之
敝而余獨怪平王東遷之謬至於此極也夫以
秦民之質秦人用之尚能鼓彊毅之氣成招八
州朝同列之勢豈其以天王之尊守祖宗之法
而反不能興起於仁義厚集其國勢以懷天下
哉故定都立國者當審其居重馭輕之勢自上
臨下之方而祖宗一定之基切不可苟變也邵

康節謂夫子定書以秦誓綴周魯之後知周之
必爲秦也刪詩亦然齊桓晉文之後惟秦駸駸
始大周亡而秦興夫子早見其兆矣余則以爲
不然魯宗國也秦誓悔過之辭也故載於書至
於秦風之後尚有陳檜曹豳四風何所見秦之
代周乎錢天錫引吳楚詩無傳而秦風卒不削
以證邵言之不謬蓋夫子刪詩其存者則間存

之其無者不求以補之也吳楚之詩本不列於周太師之所採則夫子亦置之不論又豈可以此而汨聖人刪定諸經之義哉

讀無逸

尚書自二典三謨以至商周之誥皆古先哲王明臣良輔相與咨儆一堂以爲久安之圖後之言治者舍是無他求焉然取其近而切明而審

天子臣民皆當奉以爲規則銘之於座右者則無逸一書又爲最要無逸者周公以成王初政懼其知逸而不知無逸故作是書以警之也始言稼穡艱難重務本也次言前王之所以享國長久與後王之所以罔或克壽戒怠荒也次言太王王季文王之抑畏卑服者欲其法祖也又言嗣王無淫逸遊田而以萬民惟正之供者欲

樂善堂全集 卷之二
其無荒寧而省賦歛也又言古之人猶胥訓誥
胥保惠胥教誨者欲其納諫也又言小人怨汝
詈汝則皇自敬德者欲其謹已而無責於人也
終言嗣王其監於茲者言雖有盡而情則無極
故丁寧反覆欲其永監也自天命之精微至畎
畝之艱難無不備具豈獨成王所當奉以爲龜
鑑乃萬世之龜鑑也或曰蘇子瞻謂周公作無

逸上不及湯下不及武王以爲成湯武王非聖
人此固非經旨矣然所以不及成湯武王者抑
亦有說乎曰成王守成之君也無逸爲守成之
君而作也與守成之君言守成之事則欲其法
守成之君故殷三宗皆繼體之君文王雖維新
周室亦繼王季而爲諸侯也故不及成湯武王
者蓋謂湯武伐夏滅殷固不可與守成之君一

例耳詩咏豳風書陳無逸周公之教戒維愆成王之敬勤無怠八百之基定矣

讀呂刑

武王命康叔之言曰惟乃丕顯考文王克明德慎罰又曰用肇造我區夏越我一二邦以修是明德慎罰者文王之所以造周而修及隣國也武王敬明乃罰成王辟以止辟乃辟是武王之

代殷與周成王之繼志守成亦在慎茲祥刑也文王以之維新周室武王以之保有四海成王以之嗣受厥命其本皆在於慎罰用綿八百之基而過夏殷之歷穆王用呂侯爲司寇命之作刑以詰四方其有意於乃祖乃父之慎刑乎論者以爲穆王老而耄荒車轍遍天下而財用不足作贖刑之法以歛貨然孔子採之於書者亦

樂善堂藏書
樂善堂藏書
樂善堂藏書
取其諄諄教誡官伯族姓哀矜惻怛以民命爲重耳其言惟敬五刑以成三德罰懲非死人極于病則與大舜明刑弼教之意何異然虞廷之贖止於鞭扑而此則及於大辟故令人疑以爲歛貨也讀者知其五刑並贖之非取其矜恤民命之意則幾矣

讀秦誓

孔子刪詩書以商頌魯頌次周頌以費誓秦誓次周書商卽周所代以王者魯則宗國而父母之邦也其登於詩書均宜至秦則西戎又非本國夫子何取於秦而收其誓於尚書之末哉或謂伯禽征徐奉王命以討亂著其是也襲鄭之役無王命而擅兵著其非也或謂秦代周有天下夫子逆知其然而存其誓也二者皆非也何

也予奪是非者春秋之權也逆知後事者誕妄之說也二者於書何有哉登秦誓於書者取穆公悔過之篤而諄諄於良士也孔子曰過而不改是謂過矣子貢曰君子之過如日月之食焉聖賢之誨人改過昭昭甚明今夫布衣里巷之徒自信其志以爲可行及遇差慝明知其非而不悔又遂之者皆是也況以千乘之尊自貶其

志而從人之是豈非易之所謂見善則遷有過則改者乎且致戒於截截諛言之不可用黃髮無愆之不可棄休休者好善容賢如此其篤有利於國家者如此其至冒嫉者妬賢嫉能如此其甚有害於國家者如此其極故夫子收之簡末以繼典謨訓誥之遺其垂訓也大矣或曰春秋譏秦晉用兵之失起釁於襲鄭卽一事而聖

樂善堂集
人於書則嘉之於春秋則譏之何哉曰書之意
主於勸善其詞恕春秋之意主於懲惡其法嚴
聖人何容心哉

讀董江都賢良三策

漢承秦敝文教未興高祖撥亂返正文景休養
生息至於孝武表章六經興學校之政首舉賢
良方正之士策之於廷而董江都以宿學碩儒

實對其問首策陳天人相感之理二策言修明
教化興太學以養天下之士三策勸帝法天盡
性知仁義重禮節安處善樂循理蓋內聖外王
之道修己治人之方無不備於三策之中而所
謂諸不在六藝之科孔子之術者皆絕其道勿
使並進武帝用之以罷申韓蘇張之學尤爲有
功於聖教使武帝信任仲舒大究其用則將有

樂善堂集卷之三
光於文景而賢相若蕭曹輩俯出其下又豈有窮兵黷武之禍舟車緡錢之失哉而擯之江都以終其身君子讀其策想見其爲人蓋不爲江都惜抑爲武帝惜也世之論者謂漢儒通曉經術宋儒深於理學夫窮經卽所以明理而理學未嘗不衷之於經術漢之董子宋之程朱又豈可以經術理學限哉程子曰董仲舒有儒者氣

象可謂的論矣

讀歐陽文忠公集

文章之盛衰關乎國家之氣運非偶然也唐虞致治帝廷賡歌周室方興雅詩昭德漢之賈董司馬遷相如最其善者也下至魏晉梁陳文教不興國祚亦促唐韓愈起而正之廓如也五代之亂極矣當是時不聞有道仁義闢邪說以成

樂善堂集 卷三
一家之言者宋興七十餘年始有歐陽氏出以通經學古爲要以濟時行道爲已任以犯顏敢諫不愧其言爲忠而其文則以起五代之衰上追韓愈而功與相埒宋之歷年有永與漢唐並稱所謂關於國家之氣運豈虛語哉夫言以行顯行以言傳言必期其有物行必期其有恆歐陽公立朝丰采正直不阿其行固足以垂之書

史而有光其文又能酌古準今體仁義之實開陳忠讜言之有物公實足以當之論者以爲昌黎而後惟公之傳得其宗信不誣矣抑余觀昌黎同時若李翱張籍皇甫湜李漢諸人皆學韓氏而有傳者也歐公同時若蘇氏兄弟曾子固諸賢皆出公門而文與公相頡頏記曰有開必先直其然乎

讀楊連劾魏忠賢二十四大罪疏

自古寺宦之亂人家國者多矣其始未嘗不爲小忠小信以結人主之知使外言不得而入人主信之不疑然後攬權肆虐無復忌憚而君上之操柄失矣縱復疾其所爲欲引外廷之助以除之而近在肘腋禍起蕭牆望夷之事甘露之變良可寒心予讀楊連劾魏忠賢二十四大罪

疏而知其不爲趙高仇士良之所爲者亦幾希耳而熹宗略不加省專意庇璫吾以爲熹宗之黯直甚於彼二主耳蓋二世文宗猶能知其爲不善而欲去之熹宗則始終信任之靡他且屬懷宗以信任忠賢吁惑之甚矣然使熹宗而有欲去忠賢之心忠賢其遂甘心以受熹宗之斥哉是知人主不可不延納賢良以自爲助而宵

樂善堂藏書
卷之三
人在側附者如蟻大權已歸雖欲去之豈可得乎故熹宗之用忠賢也王心一首言之侯震暘繼言之周宗建又繼言之文震孟因講學之疏而直陳其奸劉之鳳因內操之疏而指其不測至楊漣二十四罪之疏上而忠賢之奸佞畢露蓋不可一日而容於天地之間矣使熹宗觀此疏而赫然震怒大振乾綱申春秋無將之誅比

漢法不道之律則忠賢之羽翼猶未成而忠賢之流禍固亦未甚酷也至楊漣左光斗輩駢首被戮而毒流縉紳元氣凋喪余謂明室之亡不亡於崇禎之有流賊而亡於天啓之用魏璫然則楊漣此疏明室存亡之所繫也而不用且加誅焉甚矣熹宗之黷也

擬蘇武答李陵書

武前奉命出使單于羈留數載言異行殊觸目
蕭條故國萬里猶幸足下時來相見故舊之情
諄切於中今得歸父母之鄉蒙陛下隆恩賜金
錫爵榮耀閭里追思足下昔以五千之弱卒對
十萬之強兵衝鋒破銳若能全節而歸蓋世之
勲豈武所敢望其萬一乃辱賜手書有漢亦負
德之語嗚呼以武之微奉使而歸主上猶賜錢

二百萬位列典屬國苟足下克奏膚功或大節
不奪則主上之所以錫爵列土裕及後昆者更
不可量豈堂堂天漢而爲負德之事哉且人生
天地之間入有父子兄弟之親出有君臣上下
之誼足下身留匈奴自爲之計則得矣而悖君
臣之義出父母之國致使老母被戮妻子鯨鯢
一門滅絕雖武之愚亦爲足下流涕也邊地寒

列相見無期越鳥雙飛各在天際不棄故舊幸
賜德音蘇武頓首

擬漢東平王蒼謝明帝手詔國傳疏

臣蒼言近接手詔賜國傳過承褒嘉且賜列侯
印十九枚令諸子五歲已上能趨拜者皆帶之
拜賜之餘歡懼並至伏以陛下欽明文思之德
如唐堯慈惠豈弟之仁似文王一本惠洽九族

恩昭篤友于之愛則數詠常棣非他之詩崇入
覲之恩則遠慕鹿鳴天保之宴親親胥勸四海
時雍臣又獨蒙天寵特賜殊榮建國分疆藩屏
王室遂使列侯之印遍及於童穉五歲之孺咸
膺乎爵命無尺寸之功於國叨罔極之恩於天
此臣所以朝夕惕厲而不敢荒寧者也謹具疏
以聞

擬程明道請修學校尊師儒取士劄子

臣聞天得一以清地得一以寧聖人得一以爲天下貞故天地之大無不覆幬而春夏秋冬分其序山川河嶽效其靈天地惟以一元之氣主之而已矣聖人之德無不光被而三公六卿分其職百司庶吏效其勤聖人亦惟恭己南面而已矣何則大本已立而所任者得其人也古昔

聖王之治天下少則習之業長則才諸位是以人君南面正位而人稱其官天下以治萬邦以寧與天同意者也有宋五星聚奎實主文治而教化未興到治未隆者蓋事不師古未得其道耳臣愚以謂使賢者在位能者在職必先於取士取士之道在於興學校而學校之興又在於尊師儒請條其事陳之於左記曰司徒修六禮

樂善堂全集卷之三
以節民性明七教以興民德書曰天降下民作
之君作之師又曰若有恒性克綏厥猷惟后三
代而上未有不明道重師以覺斯民者也秦漢
以降聖學不明異端蜂起各守師說簧鼓於世
是以上無以持一統而愚民不知所遵守爲今
計者莫若尊明正道選天下之賢才擇其學業
大明體用醇備者以爲太學之師其餘以爲天

下郡縣之師不數年間郡縣州里皆有英俊之
士矣此與學校之必在於尊師儒也古者王公
以下至庶人之子弟自八歲而入小學教之以
灑掃應對禮樂射御書數及其十有五年然後
入大學而教之以窮理正身修己治人之道是
以國有學鄉有校黨有庠凡所以教民於幼穉
以成其德而正風俗也漢唐以後學校爲具文

無教養之實願陛下申命有司俾州縣各立學校鄉學則散處於鄉以教八歲以上之小學擇其最者以教大學成人之士取名之俊秀者充弟子員則民知禮義廉恥而賢才可得矣師儒立而正道明學校修而人才衆然後使郡縣各以其學之子弟舉其賢者貢之京師萃之太學以考其才任之以事以觀其績察其善否而黜

陟之則天下之英俊皆登於朝而取士之道得矣此取士之必在於興學校也夫如是則賢人在朝風俗隆美使天下後世謂陛下爲有宋致治明主子孫承之萬世永賴臣不勝欣幸

擬胡安定置經義治事二齋記

學校爲養才之地所以淑其性情俾歸於道德明禮義廉恥之習興孝弟慈讓之行以備國家

異日之用古者百官得其人萬事得其理未有不由於斯也今天子聖神宰輔賢明建中出治使天下郡各立學學有教授之員以誘迪秀民膺斯職者宜體君相牖民覺世之心彰古聖成德達材之教講明正學陶冶羣英方爲無忝余承命來是邦爲多士師敢不殫盡心力以佐休明謹就學中立經義治事二齋其有學識開通

潛心義訓能辨同異不乖正道者入吾經義齋相與講求至是而浮泛剽竊持其偏見者不與焉農田水利會計邊防事之不可不治者也明於此者入吾治事齋相與究切實用而拘牽不通與夫俗士功利之談不與焉蓋明經所以立本治事所以達用本不固則用何由精而用之所以能達端爲本立是賴二者雖不可以分而

教者當各就其性之所近多士尚體子意窮經者必因經以明事治事者必因事以求經體用兼修本末一貫而不爲空言則豈惟不負教者諄諄之苦心將見才成德立濟濟彬彬異日立朝廷之上引經執禮守正不阿贊治分猷天工能亮者皆吾黨之士也多士勉乎哉

擬尹和靖六有齋記

余嘗思古之學者爲己今之學者爲人春秋時文人學士徇物喪己孔子已深切言之至於今更有甚焉其背馳聖道毫不爲己固不待言卽世所稱爲建功立績思効時用以自見者原其心勢利而已矣夫學也者古以養德今以飾名古以利人今以欺世思反其初其在內外兼修存存不已乎善夫先正橫渠先生之言曰君子

言有教動有法晝有爲宵有得息有養瞬有存
夫言期其有教則必不敢爲悖道之言動期其
有法則必不敢爲非禮之行晝有爲宵有得則
無一日之玩愒也息有養瞬有存則無俄頃之
滑潛也以是持已則內外兼修存存不已之道
也於以反其初不難矣人之生也其性無不善
而其情有善有不善吾亦人也吾安知吾性之

果能制吾情乎吾安知吾情之果能若吾性乎
情可制也性不可流也何以防其流而使之若
哉有吾六有之法存焉六有者非吾言也橫渠
之言也非橫渠之言也有言有動以晝以宵以
息以瞬者所同有也日從事於六有之中而私
與邪莫之有焉則所謂有其有有其有然後天
良存恐吾之志不終也因以名其齋

樂善堂全集卷十



